

我在期待一场战斗的到来。

这将是一场激战:短兵相接,刀枪对打;水来土掩,兵来将挡……

不过,这是一场非军事战斗。激战双方是两支民间篮球队,一支是苍南队,一支是平阳队。在“浙BA”温州赛区预选赛上,他们将展开对决。鹿死谁手,充满悬念。然而,作为远在3000里外的游子,我所关注的,岂止是一场赛事的胜负?

平阳是我的故乡,我生于斯,长于斯。高中毕业后,父老乡亲将我送进军营。1981年,平阳县人口增至近160万,为便于管理,从平阳县域划出部分乡镇,另设苍南县。我的出生地,被划到新生的苍南县,我便成了“苍南人”。从此,苍南成为我的第二故乡——一个人有故乡是幸福的,一个人拥有两个故乡,连梦里都要笑出声来。

苍南与平阳一战,我既期盼,又有些忐忑,我希望双方战平。无奈,篮球比赛没有平局,必须决出胜负。

激战前夕,一封“战书”,从平阳飞向苍南:阿南:

见字如晤!

此刻,平阳体育馆内灯火已亮,崭新的地板擦得锃亮,仿佛正静待一场久别的重逢。……阿南,你可知道,今与你的交锋,于我而言,远不止是一场赛事。看着他们热身的身影,那份血脉相连的悸动便油然而生——在1981年6月18日那个夏天之前,我们可是穿着同一件“球衣”,共有一个名字——平阳啊!

今夜的对决,是我们的深情欢聚!……是啊,纵然鳌江之水将我们分隔两岸,但这条发源于我们共同的母亲——南雁荡山的血脉之河,千百年如一日,默默滋养着你我脚下的土地,从未割断我们骨子里的相连。今夜,就让

我一直想有一面属于自己的大鼓。那里面有最令人振奋的声音,“咚咚,咚咚咚”,这可能是和心跳最同频共振的乐器吧?我觉得这才是实至名归的大地之声。

我是什么时候喜欢上鼓的,已经记不清了。是小时候在地坛庙会上看花会表演的鼓点儿?还是在钟鼓楼文化庙会上,看“大金牙”传人唱拉洋片时敲打的“什不闲”?要不就是学校里鼓乐队从我面前经过时吹吹打打的神气劲儿?总之,一听见鼓点儿,就觉得浑身的骨头节儿都跟着蠢蠢欲动。

再后来,我迷上了京剧,舞台右侧的文武场里都有鼓。文场的鼓,叫单皮,像个倒扣着的小洗脸盆儿,用鼓槌子一打,清脆激越,是整个乐队的指挥。武场的鼓,分南堂鼓和小堂鼓,南堂鼓个儿大,敲起来沉郁雄浑。当年,杨宝森唱《击鼓骂曹》时,饰演的“鼓吏”称衡在舞台中间击的鼓,就是南堂鼓,上宽下窄,浑身朱红色,远看像个烧红了的大煤炉子。梅兰芳唱《抗金兵》时,饰演的梁红玉击鼓抗金兵,也是用的南堂鼓,战鼓声声,催促台下的国人,抵御日寇救亡图存。

鼓声最使人激动的,自然是武戏时,对阵的武将全身披挂,背扎靠旗,提刀使枪。刀枪把子一开打,在节奏铿锵的鼓套子烘托下,各显盖世武功。舞台上勾勒出的古战场杀伐场面,让人看得热血沸腾,这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,一半就来自侧幕激越的鼓声。除了《击鼓骂曹》《抗金兵》外,京剧里用到战鼓的时候还有很多,比如《群英会》孔明草船借箭的时候,船近曹营,孔明便命击鼓呐喊,故弄玄虚。比如《古城会》中,张飞在城头击鼓三通,督着关羽斩蔡阳于马前。再比如谭派名剧《定军山》中,老将黄忠就曾唱道:“头通鼓,战饭造;二通鼓,紧战袍;三通鼓,刀出鞘;四通鼓,把兵交……”至于以大鼓命名的曲艺就更多了,比如京韵大鼓、京东大鼓、梅花大鼓、铁片大鼓、乐亭大鼓、梨花大鼓……各具其妙,各有传承。

艺术源于生活,戏曲舞台上的鼓,无疑是古时战鼓的再现。战鼓在古代战场上地位十分重要,我从来没听说过敲着锣进兵,打着鼓撤退的,都是“闻鼓则进,闻金则止”。当然,古战场之外,我国的许多古城和大多数寺庙,也都没有钟、鼓二楼,既作报时之用,又是一种庄严的礼器,体现着秩序和法度。古书有云:“鼓所以检乐,为群音之长也。”意思是鼓可以做统领乐队的指挥。

更多的时候,鼓还是人们庆丰收、祈祥福的不二之选,最善于住人的心缝儿里敲:新疆各族人民用的手鼓,满族同胞用的太平鼓、八角鼓,朝鲜族用的杖鼓,瑶族用的铙鼓,傣族用的象脚鼓,壮族用的蜂鼓、铜鼓,藏族用的热巴鼓……可谓精彩纷呈。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,是在贵州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镇的“瓦窑花鼓”,这项苗乡非遗,用的是四面鼓。顾名思义,就是一个大鼓有4个鼓面,人们可以围着大鼓边歌舞边击鼓。所谓“花鼓”,其实就是花样式击鼓,形似舞蹈。这和西北大地上的安塞腰鼓又有异趣之美。

“瓦窑花鼓”有位苗族鼓王,名叫龙云辉。他不仅会击鼓,也会制鼓,对鼓文化更是研究得入木三分。坐在正大镇麻塘村“鼓”香“鼓”色的村委会大楼外,龙云辉攥着鼓槌,跟我打开了话匣子:“苗家最早的鼓,据说也是用猛牛皮的制成,敲击时发出牛吼似的声音。野兽一靠近苗寨,人们就猛击大鼓,野兽听到就逃跑了。后来苗家庆丰收,用上了双面鼓、四面鼓,鼓架还是用杉木,鼓皮用黄牛皮,但工序复杂多了,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才能制成。它代表着我们苗家‘一年四亩,鼓舞四方’。前些年,我们又研制出了八面鼓和八面鼓舞,经常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巡演。我们这些大山里的花鼓艺人,也一路敲着瓦窑花鼓,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。”

鼓声阵阵,鼓舞四方,大地之上响荡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期望。

# 故乡潮涌起新澜

黄传会

这鳌江水,见证我们兄弟的竞技与情谊!

……

阿南,球赛的哨声即将吹响,无论胜负几何,平阳体育馆的灯火,今夜将格外明亮,只为迎接远道而来的你!这份兄弟情谊,比任何比分都更长久。待比赛结束,无论多晚,一定要好好尝尝咱们平阳的夜宵,叙叙家常!

……

阿阳

哎呀,这哪是“战书”?分明是一封家书,又是“血脉相连”,又是“兄弟情谊”,“阿阳”不会是使出“缓兵之计”,在打感情牌吧?来而不往,非礼也!苍南也修书一封,从玉苍山送达昆阳城:亲爱的阿阳:

……今夜,吾将跨越鳌江之水,赴此与君之约!

今夜较量,于你我而言,更是一场相聚。岁月流转,苍南自平阳分县而出,至今已逾四十载。曾记否?会文书声,一句吾道南矣;抗校弦歌,遍地星火燎原。黄群兴教,功何止桑梓;厚庄为学,德岂在瓠越。地一析为三,人几徙于今。抚今追昔,能不感慨系之。

昔同属一城,今各自担当,血脉相连的情谊,从未断绝。

……

“家书抵万金”。阿阳,球场有烽烟,发展无输赢。千言万语,皆化作一句:阿阳,我

来了!

顺颂时祺!

阿南

这些球场上的勇士,此时,变得如此儿女情长,两份“战书”,让我看得有些云里雾里。

启动于今年7月的“浙BA”,是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的简称。它是浙江省规模最大、档次最高的群众篮球赛事,覆盖全省11个设区市、90个县(市、区)。赛事定位为“全民篮球派对”,强调群众参与和地域文化特色。

“浙BA”开赛以来,前250场比赛,1650名队员参赛,他们中有农民、工人、学生、教师、警察、快递员等,现场观众累计77.88万人次,线上观众竟超过1亿人次。一股篮球热浪席卷全省各地。

哪儿有赛事,哪儿便是打卡地,便掀起旅游热。哪儿有赛事,哪儿便成为美食地,充满温馨的烟火气,篮球的吸引力正转化为城市的活力。

有了“浙BA”,就有了平凡百姓争先英雄的“擂台”:那场上的“得分王”,可能曾为你送过快递;那号称“万里长城”的后卫,没准就是县医院的牙科医生。这些英雄原来就在人们的身边。这个“擂台”,谁行谁上,没有遥不可及的明星,只有为家乡父老乡亲荣誉而战的“邻家兄弟”。他们的成功,似在提示人们: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。正如一名球迷说的那样:“看CBA是为球星尖叫,看‘浙BA’是为我们自

己呐喊。”

“爱故乡!”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,它是需要载体的。“浙BA”恰好提供了这个载体,当观众看到队员们穿上印有“苍南”“平阳”字样的球衣,他们便会情不自禁地喊出:“苍南必胜!”“平阳加油!”这不仅是一种家乡认同感,更是喊出了对家乡热烈的爱。

3000里外,我两个故乡的两支球队,即将拉开战幕。

平阳体育馆人潮涌动,双方啦啦队的助威声震天动地。

晚7时,主裁判的哨声响了。

跳球后,苍南队率先进攻得两分,平阳队快速反击回敬一个三分球。双方你来我往,比分交替上升,半场结束,34:31,苍南赢了3分。

中场休息。平阳的木偶戏和苍南的单档布袋戏闪亮登场,它们均为国家级非遗项目。平阳、苍南两地的歌手也赶来为赛事助兴,惊艳全场。这个夜晚,仿佛又变成一场文体盛宴。

易边再战,双方不断变换战术,激烈的拉锯战将赛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。此时,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了。两支啦啦队,瞬间变成一支啦啦队,高声为双方运动员加油喝彩。

苍南、平阳,地界相依,人缘相亲。这场对决是篮球技艺的较量,也是两地情感的一次交融,似乎也是全民参与、友谊第一的体育精神的展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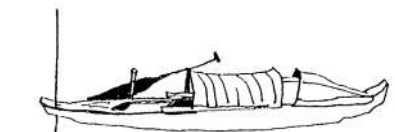
“三千里外月初圆,故乡潮涌起新澜。”

3000里外——两个故乡——一场赛事,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一股蓬勃的生命力,它汇聚于玉苍山下,奔涌于鳌江两岸,沸腾于苍平大地。我因而自问: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故土之上,在我熟悉的乡音叱咤激荡声中,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会被创造出来呢?

## 妈妈的剪刀

李雄生

挥着剪刀不停地剪  
不停地剪  
在剪一朵天空中飘浮的白云  
在剪银河里一朵朵腾的浪花  
还是剪一只迎春的飞燕吧  
剪一只细雨斜风中的飞燕  
飞燕凌空转身时那灵动的一瞬  
再剪一朵清晨刚出水的荷花  
剪一只在土里刨食的小鸡  
妈妈  
这才是你最得心应手的作品



妈妈

杨花了200多万元购买,现在是它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

老杨跟我聊起从前棉花采摘的盛况。当然,我也在许多年前的报纸上见过那样的场景。每到秋天,百万采棉大军便纷纷涌入新疆,弯腰在棉田里披星戴月地拾棉花。最近10余年,随着机械化采棉的推广,尤其是国产采棉机的迅速普及,艰辛的人工采花的场景已经一去不返,取而代之的,便是这样的钢铁巨兽。全自动采棉机械,带着冷静与温情,在大地上劳作。

夕阳西下,收割后的田野,以及那些静卧在大地上的棉花“巨蛋”,都被夕阳染上一层柔和的金色。秋风吹过,带来阳光剩余的暖意,与夜晚渐起的寒凉。我想起大地上劳动者与土地的关系,在漫长的时间里,以筋骨与汗水来对话,而在今日,这样的对话里,加入了钢铁与技术的诗意。这是人类手臂与腰膀之力的延伸,也是科技与智慧共舞的舞台。人与土地,依然保持着深刻而亲密的互动关系。

塔河两岸,金色的胡椒,低垂的向日葵,如火的辣椒,还有那洁白的棉田、行走的机械,此刻在我眼前绘成一幅锦绣般的收获之景。

找他。所谓夫唱妇随,就是他们的模样吧:一个埋头排除故障,两手沾满车油;一个笑脸相迎,三两句知心话,换来彼此的信任。时间久了,修车摊也成了一座小小的驿站,经常有居民围坐在一块下棋。

当年,我父母下岗,从旧货市场买了辆二手三轮车,摆摊卖鸡蛋灌饼。三轮车隔三差五

出毛病,要么轮胎漏气,要么骑着有杂音。傍晚收摊后,父亲推着三轮车去找修车师傅。摊位前排起了一溜长队,轮到我們时,天色漆黑如墨,悬在高处的电灯“刺刺”响着。修车师傅把三轮车倒置过来,敲打辨别。半晌,他从工具箱里扒拉出气门芯,卸下旧的,安上新的。“好了,不收钱了,下次再说!”他摆摆手道。父亲执意塞给他钱,他又用力地推了回来,两人像是摔跤似的,有些滑稽。本来打算换新轮胎,没想到一个气门芯就解决了。他的便民修

雪 櫻

雪 櫻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登山,成了我的心头之好。

我没有强壮体魄,我所居住的四川南充的这座西山成了我心中的珠穆朗玛峰。哪怕是在最炎热的夏季,我也经常攀援而上。也曾在大雪纷飞的冬天,独自一人登上西山之巅,只为感受那“千山鸟飞绝”般的孤寂。其时,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而来,蔽日遮天,近旁的开汉楼影影绰绰,与它前面那尊石刻巨像一样神秘崔嵬。狂风夹杂着大雪呼啸而行,脚下数顷竹林,霎时东倒一块,西伏一片,此起彼伏。翠绿的叶片裹挟着皑皑白雪,前后左右上下翻滚,呼啦作响。茫茫天地之间,我与山,站成一道风景。

春、秋两季更是登山的绝好时节。在318国道南充西山最高处下车,进入西门,那是被称为“西山画廊”的一段美丽步道。干净如洗的青石板路,挺拔伟岸的桧树、沉默端庄的翠柏、枝繁叶茂的小叶榕、馥郁阵阵的天竺桂,还有那密密匝匝树叶之间偶尔洒落的斑驳天光,令人仿佛置身世外,物我两忘。再往前行,走一段曲折的小道,在一个下坡的转角,是我经常歇脚的地方。那儿有供人休息的石桌、石凳,还有小小的一方水池。每次行经此处,“潭中鱼可百许头,皆若空游无所依”常常脱口而出,不由得想起写下《小石潭记》的柳宗元。

作为河东望族柳氏之后,柳宗元21岁进士及第,而立之年步入朝堂中枢,却在33岁被贬,47岁便溘然长逝。他的命运为何如此多舛,生命为何如此脆弱,曾经深深困扰着我。直到今年秋天的一个午后,望着潭中倏忽而来、倏忽而去的游鱼,我突然醍醐灌顶。与笔下那些无忧无虑的鱼儿不同,柳宗元心中还有太多执念。在湖南永州贬所,柳宗元数次给友人写信,表达自己对柳氏一族后继无人的深深担忧与自责。他苦闷于自己快40岁了依然膝下无子,希望早日回到长安,摆脱这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窘境。家族与宗法带来的执念,似一把燃烧的烈火炙烤着他,以至于才40岁不到,已然“行则膝颤,坐则髀痹”。几年以后,忧愁郁结的诗人死在柳州任上。执念是一把斫人的刀,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心力,那些你心念念的所有执着,最终将会快速耗尽并不漫长的生命。

偶尔,我会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上山,在那些步履罕至的地方,往往能够发现不一样的风景。西山之上有两道人工瀑布,一处就在山顶那个雪中看竹的断崖之上,一处位于这方小小水潭下方的陡壁。站在小石潭这儿,脚下流水淙淙,前方城市静穆,左边稍远处,西山大佛寺的金顶在阳光映射下熠熠生辉,右后方不远,那座纪念西汉开国功臣的名楼拔地而起……人文与景观,历史与现实,如此完美契合,难以尽说。那日,本想沿着山下一条小道抄近路到达此处,却被一座突兀的坟塋挡住了去路。我先是吃了一惊,继而了悟:我们生活了亿万斯年的这个地球,哪个角落不曾埋葬过曾经鲜活的生命?就像那个在龙场悟道的王阳明,因为怜惜那几具无名的尸骸,埋且祭之,写下被誉为“心学之眼”的《瘞旅文》,寄托自己达观随寓、超越苦难的思想。也正是因为这种“无执”却又有所坚守的人生态度,观心自省,最终能够走出心魔,成为一代圣哲。

“若上无心云相逐”的柳宗元其实并未远去,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”的阳明先生更是活成了天下士子的典范。登山,使我们能够在山水之间发现自然的馈赠,尽享无限风光。登山,也可以是我们感受古圣先贤人文情怀的一种方式。斗转星移,风景依然,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文明国度最好的时代。我打开背在肩上的折叠椅,静静地坐在这方小水潭前方的悬崖之上,坐在这“数树深红出浅黄”的山水之间。



本版邮箱  
dadi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张珊珊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车,一半是技术,一半是良心。

一晃20多年过去了,在这条街上长大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,下一代也会骑着自行车满街跑了。他们的两个儿子,也眼看到了娶媳妇的年龄。修车师傅变成修车大爷,鬓角添了白发,目光多了笃定,却还是那样高嗓门、倔脾气,有时候碰到不对眼的人,一言不合就甩手不干,蹲到墙脚抽烟去。大辫子姐姐也老了,栗色短发,身材发福,却还是那样爱笑,笑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她劝他几句,他嘴巴翕动,结结巴巴的老嘴嘟囔,然后猛地起身又干活去。旁边下棋的老人家撇撇嘴,哈哈一笑,说道:“这两口子,真有意思!”

说话空当,一连来了好几辆电动三轮车,男人又忙碌起来,过了饭点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女人一件件地给他递工具,时不时拿毛巾俯身给他额头擦把汗。

